

【信口开河】

□朱建信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其所属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光荣与耻辱,人人有份儿。或许和职业有关,抑或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力量结出的果实,分摊到自己名下的痛楚过多,使我在某些时刻成了一个敏感的人。多年前一位同事就“吃一堑长一智”写了一段文字:不吃堑也长智者,一等人;别人吃堑自己长智者,二等人;吃一堑长一智者,三等人;吃百堑不长一智者,末等人。同事的认识针对的是个体,我读后立刻想到了整体,同时想到了那个军国主义阴魂一直不散的邻居。中日两国传统文化血缘最近,因而最具有可比性。同样“吃堑长智”,因“长智”的整体性不同和行动持久性不同,两国近现代史出现了两种写法。

殖民主义的炮声直接惊醒的是“东方睡狮”,同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却听到了警钟,在“自保”前提下,“大陆政策”的思想胚胎开始孕育萌动,故“黑船事件”发生后,吉田松阴等出身中下层的思

【读史札记】

□林建刚

1924年夏,胡适和他的好朋友丁文江去北戴河消暑,他们每天在海边浮水,戴着救生圈洗海水浴,玩得亦乐乎。有一天,他们在海边遇见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胖子。

此人就是田中玉。田中玉1869年出生,河北秦皇岛人,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任山东省的督军兼省长。在他治下,担任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的王祝晨在山东大力推广新文化运动;也是在他治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三次来山东做演讲。

此时,田中玉已经下野,正致力于在家乡办田氏中学。此前在山东已熟识的两人相见甚欢,他们相约第二天见面再谈。在第二天的交谈中,田中玉向胡适、丁文江畅谈了自己的事业。

1935年,田中玉病逝,在《大公报》上看到讣告的胡适想起了11年前他们畅聊的时光,写下了一篇《海滨半日谈——纪念田中玉将军》的文章。在胡适笔下,这个被后来人认作军阀的田中玉,文质彬彬,是一个耿介而又清

# 文化图强： 个体、整体与国家意志 (上)

吃堑长智不是问题,问题是吃大堑长小智还是吃小堑长大智,长智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或国家,能不能持久地咬紧牙关奋发图强,直到真正强大起来,不再吃堑。

想家兼军事家的主张,很快得到了全民族的整体认同,明治维新一经启动,就裹挟着一股整体性力量(至于由此衍生出的军国主义以及给亚洲带来的灾难属于另外一个问题)。日本也吃了“堑”,但比中国吃“堑”少,《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内容是除长崎外,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并没有丢国土赔银子。而洋务运动开始时中国已经历了二次鸦片战争,“吃堑”远多于日本,“长智”也理应多于日本,甲午一役竟拼出了那样一个结局。如果我们不说假话,洋务运动的第一阶段取得了重大成效,证据是打了一场中法战争。那场被称为“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战争,清王朝虽然失掉了对越宗主权,开放了西南门户,但是宣告停战的《中法新约》,却是清王朝和“夷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中唯一没有割地赔款的。而对时称“世界第

二”的法国而言那却是一场败仗,在国际社会面前颜面大跌,费里政府因此倒台。清王朝的国际地位破天荒提高了一大截,战后在台湾设省,建立北洋水师等一系列重大防务举措,在一段时间内对列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威慑。

战争是文化角力的最高形式,和平是打出来的,是绝对力量笼罩下的安全时光。从军事学的意义上说,战争本身并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只有胜利与失败。对法一战,为清王朝打出了近10年的安宁。战争结束后,清王朝的国运出现升势,顺势而为,再接再厉,利用这段宝贵时光巩固和扩大自强成果,进一步加快发展国力军力,这是正常的发展逻辑。但是很遗憾,用西方人的话说,“狮子又睡了”。狮子嗜睡,原因是狮子头里的“瞌睡虫”生命力太强。一衣带水的邻居却一直醒着,再也没有睡去,整体性的图强决心上升成了国家意志,趁“狮子睡觉”加快

了发展国力军力的步伐,清王朝眼里的“倭人”、“蕞尔小国”,在自己眼皮底下悄然长高长大,在“狮子”的鼾声中磨牙砺齿,等待着对“狮子”下口的时机。一方安乐,一方忧患,此消彼长,两种变革中的文化,在不可避免的较量中,结果应该是一种必然了。吃堑长智不是问题,问题是吃大堑长小智还是吃小堑长大智,长智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或国家,能不能持久地咬紧牙关奋发图强,直到真正强大起来,不再吃堑。“卧薪尝胆”的故事原版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以整体方式、用行动领悟真义并大受其益的,为什么不是中国?

文化分布在每个人的身上,但是主动、自觉的变革和建设中的文化,最高引领者、最有力的布播者和贯彻者,始终是最高执政阶层,仅凭一部分爱国精英的主动、自觉和牺牲,不可能实现文化的飞跃。

(本文作者为军旅作家)

# 胡适眼中的山东督军田中玉

陈寅恪、胡先骕、田中玉是相似的,他们似乎都是所谓“封建礼教”下旧道德的人物典型。这样的人,在当下的社会,似乎也是稀有动物了吧!



田中玉

廉的好人。如今,“田中玉”这个名字,似已被历史遗忘,但却值得我们重新去认识。

田中玉早年家境贫寒,为了养家,他去了中国第一个军官学校学习。当时的军官学校,不仅不需要缴学费,每月还有三两四钱银子的生活费,田中玉就依靠这点钱来养活他和他的家人。按照当时学堂规矩,成绩最优异的学生还可以获得奖金。为了奖金,田中玉非常用功,几乎每次都考第一名。然而,讽刺的是,毕业时,他这个全校第一的优等生却因为没有了门路而在学校待业。

在这艰难的时候,学校的德国老师萨尔帮助他。萨尔让他改算学卷子,每月给他一点钱。靠着这点钱他才得以养家。此后不久,恰逢袁世凯小站练兵,萨尔被调去做教官,萨尔推荐了田中玉。到了小站的田中玉,从最低级的队长做起,一步步成长起来。

因袁世凯的信任,他还曾被派去专管军械。当时,萨尔已经成为德

国的军火商了,因为他们的师生关系,萨尔允诺给田中玉最便宜的军火。而且,按照以往惯例,两人作为经手人都会有一笔可观的经手费。但考虑到买军火的钱都源于穷苦百姓的纳税所得,田中玉坚决不要这笔经手费。最终,萨尔被田中玉的爱国心打动,也放弃了收取经手费。在当时,田中玉所买的军械是最便宜的。

田中玉掌管军械期间,共计为国家节省了一千多万的银元。而这,也成为田中玉成功的起点。此后,更得袁世凯信任的田中玉,担任过察哈尔省督军、山东省督军。在他的治下,在山东省的省议会中,议员们滔滔雄辩,充分享受了自由

的空气。他下野之后,更是散尽家财,将大部分钱财用来办教育。

我常常想,以田中玉的教育背景,他早年就进武备学堂,应该是一个赳赳武夫的形象,但那个时代关于“忠孝节义”的旧道德似乎在他身上很有体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甚至将旧道德视为“吃人的礼教”。但据我有限的所知,那些受过旧道德熏陶的人有时候却让人肃然起敬。我想起1932年陈寅恪跟他的学生们的一段谈话。陈寅恪说: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此犹如两种斗,小人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量出,君子因此吃亏。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旁人吃亏为准绳。至于细微处,则“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

1949年之后,一向对新文化运动抱持异见的陈寅恪与胡先骕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当绝大多数人都开始跟风批判胡适时,陈寅恪表示了反对。当人们迫使胡先骕必须称蒋介石为“蒋匪”、称呼胡适为“战犯”的时候,胡先骕至死不从。在他看来,这样的称呼无异于变节。

从这个意义来讲,陈寅恪、胡先骕、田中玉是相似的,他们似乎都是所谓“封建礼教”下旧道德的人物典型。这样的人,在当下的社会,似乎也是稀有动物了吧!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 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 【蒹斋语】

读贺知章的《咏柳》诗,觉得他名符其人,人符其名,确实是一位知晓诗章的人。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论者或曰:诗人是把杨柳比作美女来描摹的。不仅历史上名为“碧玉”的女子曾有多位,而且人们也常以“碧玉”代指年轻貌美的女子。何况,杨柳的飘逸确实有如少女的婀娜。

我以为这样解读挺好。

## 【蒹斋赏诗】

# 奇思妙想 喻春风

——读贺知章《咏柳》

□于冠深

不过,我又想到,我们或许也可以不去拐弯把“碧玉”人格化、美女化,而是直接把碧玉看作绿色之玉。“玉树临风”本身,就是非常靓丽的形象,是不是并不逊色于美女呢?

相信人们的共同看法是,该诗的三四两句更好:“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诗人竟然想到了“裁”。一树无法计数的嫩绿细叶,是谁巧手“裁”出来的?诗人说的是“不知”,其实是知道的,或者他就是让读者去想:那当然是造化,也就是大自然。这就把大自然人格化了。杜甫《望岳》有句:“造化钟神秀”。造化钟神秀之前,一定是先要造神秀的,比如说,先将柳叶“裁”好,然后安置在千万枝条。造化神奇。造化万能。

尤其可称为神来之笔的是,诗人将“二月春风”喻为“剪刀”。这自然是由一个“裁”字来的。“裁”,用什么“裁”呢?“剪刀”。可谓“水到渠成”。造化“剪刀”在手,形象就更具体更逼真了。造化手里的“剪刀”,可不是人世间的剪刀,而是“二月春风”吹拂,恰如持一把“剪刀”,得心应手地把无法计数的嫩绿细叶“裁”出来了。“妙笔生花”——不,在这里,分明是“妙笔生‘叶’”了。

借此“妙笔生‘叶’”,我想谈谈我对灵感与悟性的看法。

众所周知,作诗写文章是需要灵感的。没有灵感的情况下作诗写文章,是不会作好写好的。灵感这东西,说起来比较神秘。有一个说法曰“好像电光石火”,同样非常抽象。

在我看来,灵感是一种顿悟。悟是悟性。灵感乃来源于悟性。没有悟性,灵感便不可能产生。有悟性才可能有所发现,发现新的形象,产生新的认知,感悟新的理念,看到思想火花。灵感是悟性的花朵,灵感的降临就是悟性花朵的开放。

悟性是一种能力,一种能够出新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实质或曰特点,至少在有些情况之下,是把不同质的事物,也就是在通常情况下不相连接的事物连接起来。不是胡乱连接,而是有机连接。所谓有机连接,就是找到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的共同或相通之点。连接是一种跨越。其跨度愈大,也就是所连接的事物原本相距愈远差异愈大,效果便可能愈好。这有类于果树的嫁接。悟性的这种把不同质的事物加以连接的能力,是以一定的知识、学问为前提的,就像一个人具备劳动的本领,他必须首先有力气一样。

为什么“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人是天才”呢?人是动物,花是植物。正是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人,以其非同一般的悟性,实现了如上所述的连接,产生了天才的比喻,成为比喻的天才。

现在回到贺知章的《咏柳》。“二月春风似剪刀”。通常,在人们的意识里,“春风”与“剪刀”两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然则在造化手中,又确有相似之处。诗人将两者有机地连接或曰嫁接在一起,于是就结出了一枚很“甜”的诗歌之果。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田中玉旧宅